

理想国

ginist



不想戀愛

勝手にふるえてろ



绵矢莉莎 著 | 袁 斌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青青边愁

余光中
著

联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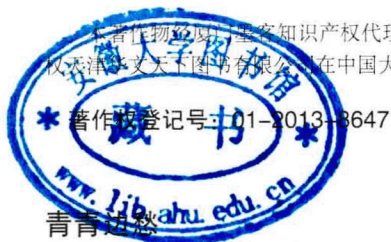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青边愁 / 余光中著. —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3.12
ISBN 978-7-5125-0633-6

I. ①青… II. ①余… III. ①集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6979号

本书由天津文天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天津文天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



作者 余光中
责任编辑 戴婕
特约编辑 范彦凤
美术编辑 睿佳工作室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70mm×1230mm 32开
10印张 192千字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633-6
定 价 26.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1551 传真: (010) 64271578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传真: (010) 64271187-800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新版前言

《青青边愁》是我中年的散文集，所收几乎全是我香港时期前三年的作品，有的抒情，有的议论，有的是长文，有的是小品，体例相当庞杂。当时是由林海音主持的纯文学出版社印行，销路不恶，可惜该社于1995年结束后，此书就未再重印。飘零这许多年，才像秦俑出土，转由九歌展出。

这三十多篇作品，按其性质分成四辑，其背景在纯文学版的后记里已经详述。书出之后，也曾引起一些反应。例如《高速的联想》、《沙田山居》、《尺素寸心》三篇抒情文，都常入选散文选集，甚至译成英文或纳入课本。评析戴望舒、闻一多、郭沫若、朱自清等民初作家的几篇，传入大陆以后，也曾引起不少的讨论，正反两面都有，反面的尤为激烈，甚至说我的动机是出于政治意识。其实我对早期的作家与学者，例如沈从文、卞之琳、辛笛、陆蠡、朱光潜、钱锺书等一向都有好评，甚至自承臧克家的《烙印》也曾启发过我。

《想象之真》一篇，是1976年国际笔会年会的议题，典出济慈致友人的书简。我原来是用英文写的，事后回到香港，才改写为中文，与原文稍有出入。其实我还有一些文章，例如为第十五届世界诗人大会写的主题演讲词：《缪斯未亡》，也是先有英文稿而后译成中文的。

至于书名《青青边愁》，则是因为当时我在香港，等于从后门远望故乡，乃有边愁。边愁而云青青，乃是联想到苏轼隔水北望之句：“青山一发是中原”。

余光中 2010年2月23，西子湾

目 录

第一辑

不朽，是一堆顽石？	002
卡莱尔故居	017
高速的联想	032
思台北，念台北	040
花 鸟	048
沙田山居	055
尺素寸心	059
从西岸到东岸	063
——第四度旅美追记	

第二辑

云门大开	068
------	-----

诺贝尔文学奖	072
独木桥与双行道	076
龙年迎龙	080
哀中文之式微	084
鸡犬牛羊	088
茱萸之谜	092
无物隔纤尘	096
——韦应物小品浅尝	
诗魂在南方	101
骆驼与虎	105
唱出一个新时代	109
——写在“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之前	
“中国现代民歌集”出版前言	111
民歌的常与变	112

山中十日，世上千年 120

第三辑

从天真到自觉 128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诗？

谁来晚餐？ 138

想象之真 144

评戴望舒的诗 161

闻一多的三首诗 189

新诗的评价 198

——抽样评郭沫若的诗

论朱自清的散文 213

第四辑

- 庐山面目纵横看 240
——评丛树版英译《中国文学选集》
- 山河岁月话渔樵 261
——评胡兰成新出的旧书
- 天机欲觑话棋王 267
——张系国小说的新世界
- 山名不周 277
——写在夏菁新诗集《山》出版前夕
- 闻道长安似弈棋 285
——《中国文坛近貌》读后
- 离台千日 304
——《青青边愁》纯文学版后记

第一辑 ——

不朽，是一堆顽石？

那天在悠悠的西敏古寺里，众鬼寂寂，所有的石像什么也没说。游客自纽约来，游客自欧陆，左顾右盼，恐后争先，一批批的游客，也吓得什么都不敢妄说。岑寂中，只听得那该死的向导，无礼加上无知，在空厅堂上指东点西，制造合法的噪音。十个向导，有九个进不了天国。但最后，那卑微断续的噪音，亦如历史上大小事件的骚响一样，终于寂灭，在西敏古寺深沉的肃穆之中。游客散后，他兀自坐在大理石精之间，低回久不能去。那些石精铜怪，百魄千魂的喋喋之中，自有一种冥冥的雄辩，再响的噪音也辩它不赢，一层深似一层的阴影里，有一种音乐，灰朴朴地安抚他敏感的神经。当晚回到旅舍，他告诉自己的日记：“那是一座特大号的鬼屋。徘徊在幽光中，被那样的鬼所祟，却是无比的安慰。大过瘾。大感动。那样的被祟等于被祝福。很久。没有流那样的泪了。”

说它是一座特大号的鬼屋，一点也没错。在那座嵯峨的中世纪古寺里，幢幢作祟的鬼魂，可分三类。掘墓埋骨的，是实鬼。立

碑留名的，是虚鬼。勒石供像的一类，有虚有实，无以名之，只好叫它做石精了。而无论是据墓为鬼也好，附石成精也好，这座古寺里的鬼籍是十分杂乱的。帝王与布衣，俗众与僧侣，同一拱巍巍的屋顶下，鼾息相闻。高高低低，那些嶙峋的雕像，或立或坐，或倚或卧，或镀金，或敷彩，异代的血肉都化为同穴的冷魂，一矿的顽块。李白所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在此地并不适用。在西敏寺中，诗人一隅独拥，固然受百代的推崇，而帝王的墓穴，将相的遗容，也遍受四方的游客瞻仰。1966年，西敏寺庆祝立寺九百年，宣扬的精神正是“万民一体”。

西敏寺的位置，居伦敦的中心而稍稍偏南，诗人斯宾塞笔下的“风流的泰晤士河”在其东缓缓流过，华兹华斯驻足流连的西敏寺大桥凌乎波上，在寺之东北。早在公元七世纪初年，这块地面已建过教堂。1065年，敕建西敏寺的英王，号称“忏悔的爱德华”。次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北渡海峡，征服了大不列颠，那年的圣诞节就在西敏寺举行加冕大典，成为法裔的第一任英王。从此，在西敏寺加冕，成了英国宫廷的传统，而历代的帝王卿相高僧名将皇后王子等等，也纷纷葬在寺中。不葬在此地的，也往往立碑勒铭，以志不忘。西敏寺，是一座大理石砌的教堂，七色的玻璃窗开向天国，至今仍是英国人每日祈祷的圣殿。但同时是一座石气阴森阳光罕见的博物巨馆，石椁铜棺，拱门回廊，无一不通向死亡，无一不通向幽暗的过去。

对于他，西敏古寺不止是这些。坐在南翼大壁画前的古木排椅上，两侧是历代诗人的雕像，凌空是百尺拱柱高举的屋顶，远眺北翼，历代将相成排的白石立像尽处是所罗门的走廊，其上直径二十英尺的蔷薇圆窗，七彩斑斓的蔷薇瓣上，十一使徒的绘像，染花了上界的天光——这么坐着，仰望着，恍恍惚惚，神游于天人之际，西敏寺就是一部立体的英国历史，就是一部，尤其是对于他，石砌的英国文学史。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诗人之隅，他是屏息敛气，放轻了脚步走进来的。忽然他已经立在诗魂蠢动的中间，四周，一尊尊的石像，顶上，一方方的浮雕，脚下，一块接一块的纪念碑平嵌于地板，令人落脚都为难。天使步踌躇，妄人踣莫顾，他低吟起颇普的名句来。似曾相识的那许多石像，逼近去端详，退后来打量，或正面瞻仰，或旁行侧望，或碑文喃喃以沉吟，或警句津津而冥想，诗人虽一角，竟低回了两个小时。终于在褐色的老木椅上坐下来，背着哥德斯密司的侧面浮雕，仰望着崇高的空间怔怔出神。六世纪的英诗，巡礼两小时。那么多的形象，联想，感想，累了，眼睛，酸了，肩颈，让心灵慢慢去调整。

最老的诗魂，是六百多岁的乔叟。诗人晚年贫苦，曾因负债被告，乃戏笔写了一首谐诗，向自己的阮囊诉穷。亨利四世读诗会意，加赐乔叟年俸。不到几个月，乔叟却病死在寺侧一小屋中，时为1400年10月25日。寺方葬他在寺之南翼，尸体则由东向的侧门

抬入。但身后之事并未了结。原来乔叟埋骨圣殿，不是因为他是英诗开卷的大师，或什么“英诗之父”之类的名义——那都是后来的事——而是因为他做过朝官，当过宫中的工务总监，死前的寓所又恰是寺方所赁。七十多年后，卡克斯敦在南翼墙外装置了英国第一架印刷机，才向寺方请准在乔叟墓上刻石致敬，说明墓中人是一位诗人。又过了八十年的光景，英国人对自己的这位诗翁认识渐深，乃于1556年，把乔叟从朱艾敦此时立像的地点，迁葬于今日游客所瞻仰的新墓。当时的诗人名布礼根者，更为他嵌立一方巨碑，横于硕大典丽的石棺之上，赫赫的诗名由是而彰。其后又过百年，大诗人朱艾敦提出“英诗之父，或竟亦英诗之王”之说，乔叟的地位更见崇高。所谓寂寞身后事，看来也真不简单。盖棺之论难定，一个民族，有时要看上几十年几百年，才看得清自己的诗魂。

乔叟死后二百年，另一位诗人葬到西敏寺来。1598年的耶诞前夕，斯宾塞从兵燹余烬的爱尔兰逃来伦敦，贫病交加，不到一月便死了。亲友遵他遗愿，葬他于乔叟的墓旁，他的棺木入寺，也是经由当年的同一道侧门。据说写诗吊他的诗友，当场即将所写的诗和所用的笔一齐投入墓中陪葬。直到1620年，杜赛特伯爵夫人才在他墓上立碑纪念，可见斯宾塞死时，诗名也不很隆。

其实盛名即如莎士比亚，盖棺之时，也不是立刻就被西敏寺接纳的。英国最伟大的诗人，死于1616年，却要等到1740年，在寺中才有石可托。1674年弥尔顿死时，清教徒的革命早已失败，在政治

上，弥尔顿是一个失势的叛徒。时人报导他的死讯，十分冷淡，只说他是“一个失明的老人，书写拉丁文件维生”。六十三年之后，他长发垂肩的半身像才高高俯临于诗人之隅。

西敏寺南翼这一角，成为名诗人埋骨之地，既始于乔叟与斯宾塞，到了十八世纪，已经相沿成习。1711年，散文家艾迪生在《阅世小品》里已经称此地为“诗人之苑”，他说：“我发现苑中或葬诗人而未立其碑，或有其碑而未葬其人。”至于首先使用“诗人之隅”这名字的，据说是后来自己也立碑其间的哥德斯密司。

诗人之隅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传统而且不规则。说它是石砌的一部诗史吧，它实在建得不够严整。时间那盲匠运斤成风，鬼斧过处固然留下了骇目的神工，失手的地方也着实不少。例如石像罗列，重镇的诗魁文豪之间就缭绕着一缕缕虚魅游魂。有名无实，不，有石无名，百年后，犹飘飘浮浮没有个安顿。雪莱与济慈，有碑无像。柯尔律治有半身像而无碑。相形之下，普赖尔（Matthew Prior）不但供像立碑，而且天使环侍，独据一龛，未免大而无当了。至于谢德威尔（Thomas Shadwell）不但浮雕半身，甚且桂冠加顶，帷饰俨然，乍睹之下，他不禁哑然失笑，想起的，当然是朱艾敦那些断金削玉冷锋凛人的千古名句。朱艾敦的讽刺诗犹如一块坚冰，谢德威尔冥顽的形象急冻冷藏在里面，透明而凝定。谢德威尔亦自有一种不朽，但这种不朽不是他自己光荣挣来的，是朱艾敦给骂出来的，算是一种反面的永恒，否定的纪念吧。跟天才吵架，是

没有多大好处的。

诗人之隅，不但是历代时尚的纪录，更是英国官方态度的留影。拜伦生前名闻全欧，时誉之隆，当然有资格在西敏寺中立石分土，但是他那叛徒的形象，法律，名教，朝廷，皆不能容，注定他是要埋骨异乡。浪漫派三位前辈都安葬本土，三位晚辈都魂游海外，叶飘飘而归不了根。拜伦死时，他的朋友霍普浩司出面呼吁，要葬他在西敏寺里而不得。其后一个半世纪，西敏寺之门始终不肯为拜伦而开。十九世纪末年，又有人提议为他立碑，为住持布瑞德礼所峻拒，引起一场论战。直到1969年5月，诗人之隅的地上才算为这位浪子奠了一方大理石碑，上面刻着：“拜伦勋爵，1824年逝于希腊之米索朗吉，享年三十六岁。”英国和她的叛徒争吵了一百多年，到此才告和解。激怒英国上流社会的，是一个魔鬼附身的血肉之躯，被原谅的，却是一堆白骨了。

本土的诗人，魂飘海外，一放便是百年，外国的诗客却高供在像座上，任人膜拜，是诗人之隅的另一种倒置。莎士比亚、弥尔顿、布雷克、拜伦，都要等几十年甚至百年才能进寺，新大陆的朗费罗，死后两年便进来了。丁尼生身后的柱石上，却是澳洲的二流诗人高登（A.L.Gordon）。颇普不在，他是天主教徒。洛里爵士也不在，他已成为西敏宫中的冤鬼。可是大诗人叶芝呢，他又在哪里？

甚至诗人之隅的名字，也发生了问题。南翼的这一带，鬼籍有多么零乱。有的鬼实葬在此地，墓上供着巍然的雕像，像座刻着堂

皇的碑铭，例如朱艾敦、约翰逊、江森。至于葬在他处的诗魂，有的在此只有雕像和碑铭，例如华兹华斯和莎翁，有的有像无碑，例如柯尔律治和斯考特，有的有碑无像，例如拜伦和奥登。生前的遭遇不同，死后的待遇也相异，这些幽灵之中，除诗魂之外，尚有散文家、小说家、戏剧家、批评家、音乐家、学者、贵妇、僧侣和将军，诗人的一角也不尽归于诗人。大理石的殿堂，碑接着碑，雕像凝望着雕像，深刻拉丁文的记忆英文的玄想。圣乐绕梁，犹缭绕韩德尔的雕像。哈代的地碑毗邻狄更斯的地碑。麦考利偏头侧耳，听远处，历史迂缓的回音？巧舌的名伶，贾礼克那样优雅的手势，掀开的绒幕里，是哪一出悲壮的莎剧？

而无论是雄辩滔滔或情话喃喃，无论是风琴的圣乐起伏如海潮，大理石的听众，今天，都十分安宁，冷石的耳朵，白石的盲瞳，此刻都十分肃静。游客自管自来去，朝代自管自轮替，最后留下的，总是这一方方、一棱棱、一座座，坚冷凝重的大理白石。日磋月磨，不可磨灭的石精石怪永远崇着中古这厅堂。风晚或月夜，那边的老钟楼当当敲罢十二时，游人散尽，寺僧在梦魇里翻一个身，这时，石像们会不会全部醒来，可惊千百对眼瞳，在暗处矍矍眈眈，无声地旋转。被不朽罚站的立像，这时，也该换一换脚了。

因为古典的大理石雕像，在此地正如在他处一样，眼虽睁而无瞳如盲。传神尽在阿堵，画龙端待点睛。希腊人放过这灵魂的穴口，一任它空空茫茫面对着大荒，真是聪明，因为石像所视不是我